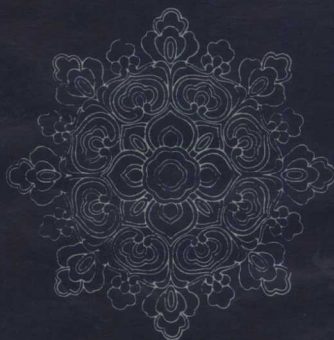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第三輯

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文藝創作選集

第三輯

800
8020.
3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第三輯

中華全國總工會文教部編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第三輯

編者 中華全國總工會文教部

印行者 工人出版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·七三

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

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[8245] 1—5000

價：4500元

目錄

決不給敵人留情面.....	趙堅	一
不去也行.....	張健民	九
中國第一個女郵工（順口磨）.....	孫秀汶	五
旅客搭車常識（蓮花落）.....	金志國 周世雄 張壽延	二
小王和老董.....	陳桂琛	三
磨刀.....	趙堅	四
算一算（獨幕話劇）.....	豐台機務段葉餘劇團創作組	四
「總不愁」和老劉.....	孫緒昌	五
互助模範.....	張雲書	七
轉變.....	吳鴻鈞	七

我想把心裏話掏出來·····

顧廷林 八三

楊淵·····

張德裕 九二

決不給敵人留情面

北京汽車修配廠
工人 趙 堅

還沒有到上班時間，第五車間，就叮叮噹噹的幹起活來；對齒輪，校正卡盤，領傢伙，……像蜜蜂釀蜜似的那麼忙。

二十五匹馬力電滾子，喔——的一聲轉動了。接着十幾盤天軸式的車床，隨着馬達的導力旋轉起來。

銅末鐵末，像放烟火似的往地下落。工友們用眼珠，盯住鏈盤上的圓棍，注意着刀尖吃的深淺。一面在心裏想着：『愛國主義競賽，是對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打擊，多出一顆螺絲，就如同多消滅一個敵人。……』

忽然，元車像人發冷熱病似的，一抖一顫地沒勁了！工友們全都一怔！接着噙了

起來：『快看看！怕是保險絲斷了？』

『保險絲斷了還轉？』

『三根斷一根照樣轉！』

小組長顧不得聽這些議論，早就跑到開箱根前了。看了看電閘沒壞。他忽然一驚：見保險絲上，不知道誰鉤上一節粗銅絲。

『老陳！快拉開！冒烟了！』組長聽這麼一喊，急忙把閘拉開！扭身向東牆角的滾子那兒跑去，工友們，也跟着圍攏過來。

大家看着冒烟的電滾子，鼻子嗅着燒的臭膠皮味，七言八語的說：『應戰書才剛貼出去，這就出了漏子，一千多萬也完蛋了。』又有的說：『怕啥？組長反正得想辦法？競賽總是要搞的！』

組長沒有吭聲，伸手一摸滾子，燙的他忙抽回來說：『完了！線包一定燒了！』大家聽他這麼一說都傻了眼！

滾子稍微涼了點，電工也趕到了，七手八脚的拆開一檢查，看的清清楚楚，分明

是什麼人裝進去的鐵末子，連串電帶摩擦，把線包燒毀了。

這時候你瞅我我看你都楞住了，小組長也盯住壞滾子發默。大夥都沒有話說。俞鵬飛的貨郎鼓腦袋撓了兩撓，貧嘴瓜搭舌地白話起來：『怎兒的，敢是特務搗的鬼吧？』

大家瞥了他一眼！見他那個三角形的猴子臉上，一黃一白的。又那雙圍着組長嘮叨，實在叫人討厭。他見大夥沒理他，又接着說：『這事兒，可得研究研究。不然，積極幹會子可怪傷心哩。』

被他這麼一嘀咕，大夥立刻噲噲起來，七言八語的爭吵不休，甚至弄的臉紅脖子粗。惟有老徐蹲在一邊不吭聲，只顧直著眼神兒想心事。……

工務科長和工會主席，匆忙地走了進來！大夥這才停住爭吵。科長、主席和小組長商量，怎樣想辦法換滾子，不使競賽受影響。他們商量了一會兒走出車間，老徐也跟着走了出去。但走幾步又回來了，好像有話要說又不好說！

晌午下班了，老徐拿了乾糧，蹲在個沒人地方邊吃邊想：『金邦！一定是這小

子！滾子不是他破壞的才有鬼啦！想不到，這小子真是個特務，大大小小這幾回事兒一定全是他搗的鬼。可我要不給他露底，那還不定搞出啥漏子咧！大家辛辛苦苦才把工廠搞的像個樣子，這小子竟想給破壞了，……這情面留不得，報告他。……」

他站起來匆匆地向工會走去。一面走着又想：『……跟俺是老鄉，又是老表親，……才解放不久，小春子他媽有病，人家借給三袋麵。還人家再三不要，到今天還該着呢。……再說，俺爲啥等滾子破壞了才報告呢？工會要怪下來可說啥呀！』他想着走着已到了工會，剛扭身要轉回去，給工會主席從屋裏看見了。

『老徐！有啥事？』

他聽主席一問，心裏撲騰着走進工會，支支吾吾地說：

『沒有啥事。咱們滾子有希望換不？』主席說：『下午就換！誤不了你們明天用。今天沒活收拾收拾工具吧。』

老徐回到車間，心裏總犯嘀咕。晚間回到家裏，端起飯碗也懶得吃，就像有個蟲子在心裏爬下爬上似的，總安不下心。

小春子在他對面坐着吃飯，看了他一眼！衝着他把小腦袋一歪，抿嘴一笑說：『爸爸！我參加了少年兒童隊啦，您高興不？』

老徐見孩子乖乖的這麼問，勉強作了個笑臉說：『高興！』就又把臉掛搭下來。春子咬了口饅頭，剛嚥下去，又說：『爸爸！我們明兒個都去作宣傳，我選被選上小組長呢。』他把小腦袋又一歪得意的又笑了。

老徐見孩子那麼高興，點了點頭說：『好！好！』又不吭聲了。小春子他媽，見孩子這麼乖乖的說話，又參加了兒童隊，高興的連嘴都閉不上了，簡直不知道說啥好。她瞅着春子笑嘻嘻的說：『看你美的，一個毛孩子會宣傳個啥？』

春子剛把粥碗送到唇邊又放下，小圓眼一瞪說：『哼！媽！你不信嗎？就美援朝，鎮壓反革命，叫大家檢舉特務，這都是我們宣傳的材料。老師天天給我們講：特務可混賬哩：破壞工廠，破壞學校，殺人放火盡幹壞事，你說誰不恨他呀？不逮盡特務，甯想過太平日子！』

春子他媽只顧喝大米粥沒言語。老徐聽了孩子這麼說，把眼直怔着想：『工人在

共產黨領導下才翻了身，生活也好了，工人的孩子，也都有學上啦，工廠也添機器，修新房，蓋新宿舍，又實行勞保，樣樣都照顧工人。大家辛辛苦苦搞競賽，這王八蛋硬把滾子破壞了！不錯！不逮盡特務，甯想過太平日子！管他老鄉親戚，不能給敵人留情面！』

他把飯碗一推，跳下炕登上鞋就往外走。春子他媽也不知道那頭子事，喊着說：『幹啥去？你還吃不？要不吃我可刷碗啦！』老徐顧不得回答，早就走出門，匆匆的向工廠跑去。

老徐到了工會，主席見他那神色不安的樣子問道：『老徐！不早點休息，這時候還來幹啥？』老徐喘吁吁地說：『主席！咱到裏間屋談好不？』

『好！』主席答應着跟老徐走進裏屋。

老徐一面掏着衣袋，湊近主席耳朵說：『主席！破壞滾子的特務逮住了！』主席驚疑地問：『在那裏？是誰？』

老徐把一個小紙條遞給主席說：『你看！』

主席接過紙條，見上面寫着：『鳳鳴、金邦：你處二十五匹貨物，頂好一週內下手搞掉。徵平啓×月×日』。

主席看了還不太明白，便問：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老徐悄悄地說：『前天開討論會，出廠天就漆黑了。我走了不遠，見有兩個人在前面，站在馬路邊黑影裏噹噹咕咕，等走近了點，他們就匆匆的跑了。可沒看出是誰，不過有一個人，走路一擺一擺的像俞金邦。』

主席忽然把臉一仰像想起什麼來。沒等他開口，老徐又接續的說：『等我走到他們站的地方，見一個白東西丟在地下，原來是多半盒白象烟。昨天抽完了烟，才歐見這個紙條在烟盒裏，當時很奇怪，可沒想起來是怎麼回事，今天二十五匹馬力滾子壞了，忽然想起來，俞鵬飛在家鄉時叫金邦，近來這小子也整天鬼頭鬼腦，噹噹咕咕的。不過這小子會拉攏，又會假積極把大夥還糊住了。我還想起來，這小子過去還是三青團員呢。這滾子不是他破壞的還有鬼呀！』

主席恍然大悟！便說：『對！沒錯！老陳也跟我談過，說這小子有點可疑！看

來，上次庫房火雖沒着起來，也一定是這小子搞的了。』

老徐很着急地說：『事也明白了，還不捉他嗎？』主席說：『我馬上就找黨政團負責同志去研究，同時到公安局聯絡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！』

老徐走了兩步，又回來說：『要都逮住！可別讓他們跑了呀！』主席說：『保險一個也跑不了！休息去吧！完了事，還要表揚你這種對人民負責的偉大精神。』

爲了慶祝國慶節，廠裏在九月二十九、三十那兩天，真熱鬧。每天下班就經『走步』，門旗、國旗、領袖像等都舉好了，拿工廠大門當『三座門』^①，由四個人一行、變八個人一行，雖然兩天的工夫，練的真不賴。腰鼓隊也是黑夜白天地打。門口的綵牌樓，剛一擦黑，老街坊們就圍滿啦，有的來聽話匣子，有的特意來瞧瞧五色燈、大五星，真跟過年一樣。

廠裏消防隊也够忙的，平常是每禮拜在工餘時間演習一次。接好水龍帶，連出冰

①『三座門』 北京天安門東西兩面，原各有內、外三座門兩道，現外三座門已經拆除，內三座門仍保留，爲參加羣衆大會或遊行隊伍進入天安門人民廣場的入口。

才用三分鐘，平常練的就不壞。在國慶日三天假裏，加強警惕性，隊長說：『這兩天咱們加緊練，爭取二分、二分半出水，在三十日晚上，咱們開一個會，討論值勤問題。』

沒開會以前，我思想上就做了個準備：『頭年十月一，開國典禮我就沒參加，今年十月一，大概不至於不許我參加大會吧？』

趕一開會，跟我想的滿撞，隊長剛報告一半兒，我就滾了半截，心裏想：『玩兒完，又要去不了啦。』

『你是保衛工廠，還是參加遊行？』隊長問到我這兒。

我說：『不去也行。』回答真够脆。

盼星星、盼月亮，可把十月一盼來了。早晨四點多鐘，就有人到廠裏來了，別看大夥兒的灰制服、藍制服快洗成白制服了，却都覺的倍兒平。幫助大家忙活了一陣子，六點鐘，整隊出發，眼瞧着人家走了，心裏還在想：『不去也行。』

坐在台階上晒太陽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真是：嘔叭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來。說出

來，怕別人笑話：『這傢伙，個人利益多嚴重，爲了開會瞧熱鬧，把保衛工廠都忘了。』不說出來，心裏是真想去。隊伍已經走遠了，『不去也行』這句話也說出來了，得啦！就在廠裏忍着吧。

四點多鐘，隊伍回來了，問他們累不累？他們說：『一點也不累。』本來嘛！人得喜事兒精神爽，哥幾個聊的真熱鬧：

『我瞧見毛主席了，穿着灰制服，毛主席真魁偉。』

『海軍真整齊，陸軍端着衝鋒槍，真棒！朝鮮才有幾十萬軍隊，把美帝國主義就打的稀哩嘩啦，他想佔咱們中國地盤，他媽的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妄想扒高。』

哥幾個越聊越有勁兒，我是越聽越煩：『今年沒去了，明年十一月再說吧！』一步趕不上，步步趕不上。晚上天安門有烟火大會，保衛工作最要緊的時候就是晚上，這一下更去不了啦。

剛開始，站在地上還瞧得見，後來就看不見放花，光看見探照燈啦。保衛隊、消防隊的同志在我的『帶頭作用』下，都上房了，房高夜靜，照的倍兒真。心裏正想：